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十六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十六起柔兆攝提格正月盡上章敦牂十二月凡五年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十五年春正月丁未朔御大慶殿行大朝會禮

己未分經義詩賦為兩科取士　辛酉初置籍田　己

巳以禮部侍郎秦熺爲翰林學士　辛未初命僧道納免丁錢　主管台州崇道觀向子忞寓居衡山帥臣劉昉希秦檜意劾其强横虐民巳亥詔特降三官　二月戊寅帝謂宰執曰朕觀史册見古之養士有至二三千人亦朝廷一盛事於是復增太學弟子員百人通舊以七百人爲額尋命置上舍生三十人内舍百人　巳亥封崇國公璩爲恩平郡王出就第　三月甲子貢院奏博學宏辭合格者湯思退王曮洪邁並賜進士出身思退

麗水人巖珪孫邁皓子也　遣敷文閣待制周襟馬官國史恩諸將程師回馬欽白常並還金考異周襟北盟會編作周公及今從宋史高宗紀

夏四月丙子朔賜秦檜第一區戊申檜遷居命内侍王晉錫押教坊樂導之賜檜銀絹緡錢各萬縑千匹金銀器皿錦綺帳褥六百八事花千四百枝是夜彗出東方　癸未避殿減膳　賜禮部進士劉章以下三百人及第出身　丁亥大赦癸巳彗没　庚寅知叙州邵隆

肉飲酒暴卒或謂秦檜密使人酖殺之敘人皆悲哭為之罷市　庚子罷四川都轉運司　五月丙辰客星見

戊午命貧民產子賜義倉米一斛　六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丁丑幸秦檜第賜銀萬兩絹萬匹錢萬緡綵千匹加檜妻王氏兩國夫人子熺學士承旨婦曹氏封郜夫人孫塤堪坦並除直秘閣賜三品服塤時方九歲

丁亥客星沒　戊戌宰執奏事秦檜因論風俗之弊士大夫務為橫議無益國事帝曰靖康之事是也朕見當時

士大夫奏狀多是李綱耿南仲等紛紛爭議無肯以國事為慮者檜曰靖康之初金主曰令斡里雅布就酌中施行誠有人肯任國事則大計久已定矣帝曰後來生靈塗炭之甚皆由於此所以國家大事須在得人肯任檜曰非人主聖意先定豈臣下所敢決也　提舉太平觀呂本中卒於上饒本中好問子希哲孫也幼而敏悟曾祖公著奇愛之公著薨宣仁太后及哲宗臨奠諸童稚立庭下宣仁獨進本中摩其首曰孝於親忠於君兒勉

焉希哲師程頥本中聞見習熟稍長從楊時游酢尹焞遊復造劉安世陳瓘之門請益自是問學遠有端緒學者稱為東萊先生謚文清　丙午日中有黒氣往來丁未日無光　秋七月金境内大旱飛蝗蔽日詔蠲民租八月丙子帝與大臣論事因曰朕謂進用士大夫一相之責也一相既賢則所薦皆賢矣帝又論史事秦檜曰圍城中失節者相與作私史反害正道帝曰卿是時獨不推戴異姓圍城中人自然不容揚愿曰檜非獨是時

不肯雷同宣和間耿延禧為太學官以其父在東宮士皆靡然從之獨檜守正不為易節檜曰臣嘗聞范仲淹與其友書云致意某官為渠作東宮官不敢通書聖主於忠義之臣與夫失節之徒灼然如此誠立國之本也

李心傳曰按范仲淹祥符未登第終真宗之世為小官仁宗時自為陳州通判以至執政而薨仁宗未有子安得有東宮官檜之誕言無稽皆此類也

辛丑復增太學弟子員二百從司業嚴抑請也　秦檜

第有賜書閣九月壬戌帝御書一德格天之閣以賜檜仍就第賜宴　是月金境内河决李固渡起曹單拱亳及應天五郡民修之有地一頃者出一夫不及者助夫之費凡役二萬四千人五十四日而畢　冬十月丙子簽書樞密院事楊愿罷愿希秦檜意附下罔上至是斥去天下快之　癸未以樞密都承旨李若谷簽書樞密院事　庚寅以翰林學士承旨秦熺為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恩數視執政班簽書樞密之下　辛

卯夜雷　提舉洞霄宮折彥質居信州侍御史汪勃希秦檜意奏彥質黨趙鼎與守臣吳説私相議論安及朝政甲午説坐免官彥質柳州居住　十一月丙辰郭浩卒贈檢校少師謚恭毅　丙寅金給秦檜歲賜公使錢萬緡　閏月戊寅金大名府進牛生麟　己卯罷明法新科　十二月金主將肆赦議覃恩止及女真人尚書左丞阿喇勒奏曰莫非王臣慶幸豈可有間耶遂改其文使均被焉　虔梅及福建劇盜有號管天下伍黑龍滿

山紅之屬其徒稍衆攻刼縣鎮鄉民作山砦以自保官軍不習山險多染瘴癘難扵掩捕福建帥臣薛弼以前守贛土有武翼郎周虎臣成忠郎陳敏者家丁各數百人皆能戰比之官軍一可當十遂辟虎臣為本路將官敏為汀漳廵檢揀取二人家丁日給錢米責以捕賊人與漕司合奏選一千人號竒兵以佐之而羣盜不敢復入境久之乃悉平

十六年春正月戊子增太學外舍生額至千人　壬辰

帝親饗先農於東郊行籍田禮詔告郡縣先是知虔州
薛弼言州民朽柱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年適符上元甲
子之歲此殆天啟其祥非人力所能為秦檜大喜乞詔
付史館於是修彌文以飾治具如鄉飲耕籍之類節節
備舉為苟安一方之計自此不復巡幸江上而祥瑞之
奏日聞矣　二月辛丑割金州豐陽洋州乾祐二縣畀
金人　壬寅毀諸路淫祠　癸丑詔臨安府建秦檜家
廟　金右丞相韓企先卒　三月庚午朔建武學置弟

予員百人　資政殿學士秦梓卒癸酉賜以執政贈典仍令江東漕司為辦葬事　辛卯詔禮器局造秦檜家廟祭器　乙未增建太廟　夏四月癸卯普安郡王免喪還故官　戊午立選試武士弓馬去留格　是月金主以上京會寧府舊内太狹纔如郡治遂役五路工匠撤而新之規模雖倣汴京然僅得十之二三而已　五月癸未初作太廟祏室於室之西牆金釘朱戶黑漆趺坐如承平之制　丙戌詔作景鐘鐘高九尺天子親祀上

帝則用之以皇祐黍尺為準既成命秦檜銘之　六月乙巳金敍禮部尚書丞旨宇文虛中金人重虛中之才號為國師而虛中恃才輕肆好譏訕凡見女真人率以強悍目之貴人達官積不能平虛中嘗撰宮殿牓署本皆嘉美之名惡之者擿其字以為訕謗由是媒蘖成其罪唐古酬等遂告虛中謀反有司鞫治無狀乃羅織虛中家圖書為反具虛中曰死自吾分至於圖籍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翰林直學士高士譚圖書尤多於吾家

豈亦反耶有司承順風旨並殺士譚於是虛中與老幼百口同日焚死士譚瓊之後也考異宋史宇文虛中傳云虛中死天為之晝晦與王倫地震雨雹之說相似今不取秦檜以為時已太平日興彌文諱言兵事深忌提舉江州太平觀張浚浚居長沙蓋屋六十楹以奉其母而言者論浚卜宅僭至擬五鳳建樓帝遣起居舍人吳秉信至湖南按驗秉信見浚所居不過中人常產可辦不覺歎息乃以檜意密告之歸而被黜浚常欲力論時事以其母計氏年高言之必被禍不

敢計見其瘠問之浚以實對計誦其父咸紹聖初制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至是乃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制決速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於獨謹察情偽豫備倉卒庶幾社稷安全不然日復一日後將噬臍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罪正議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不能一夕安也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中丞何若劾之秋七月壬申貶浚連

州居住尋徙永州州檜必欲殺浚以其死黨張柄知潭州與郡丞汪召錫共伺察之　丙申復何鑄為端明殿學士兼侍讀　八月辛丑築高禖壇於圜丘之東　九月丙戌復命何鑄等使大金祈請國族　戊寅劉豫死於金之臨潢　冬十月戊戌新禮器成帝觀於射殿撞景鐘奏新樂用皇祐故事也　十一月庚午言者奏近來詩賦經術各以就試人數分取大抵習詩賦者多故取人常廣治經術者鮮故取人常少恐經術之學寖廢望命有

司再加討論帝曰當日行詩賦為士人不讀史今若專用詩賦士人不讀經大抵讀書當以經義為先令禮部看詳以聞　丙子合祀天地於圜丘始命普安郡王瑗亞獻恩平郡王璩終獻是日備祭器設八寶如政和之儀太史局令胡平言三台星見帝謂秦檜曰此國家大典禮及期而晴誠可慶也非卿等協贊何以致此　癸未復置御書院　十二月戊戌彗見西南方乙巳没　是歲嶺南州縣多不雨而廣之清遠韶之翁源英之真陽

三縣鼠食稼千萬為羣凡魚鳥蛇皆化為鼠有獲鼠於田者腹有蛇文漁者夜設網旦視之乃鼠也自夏徂秋數月方息　回紇遣使入貢於金言西遼與其國鄰耶律達實已死金遣紐赫韓努與其使俱往西遼遇之於野韓努語不遜西遼主怒而殺之

十七年春正月己巳命諸路收試中原流寓士人　己卯禁監司郡守進羨餘　壬辰以李若谷參知政事御史中丞何若簽書樞密院事　癸未金以西京鹿圉為

民田　丁亥太白經天考異金史熈宗紀是年五月丁亥太白經天而宋史不書今録之

癸巳進秦熺為資政殿大學士　詔户部侍郎李椿年專一措置經界椿年以憂去有司因稍罷其所行及是免喪還朝言兩浙經界已畢者四十縣其未行處若止令人户結甲慮形勢之家尚有欺隱乞且依舊圖造簿本所差官覈實若先了而民無争訟則申朝廷推賞如守令慢而不職奏劾取旨從之　二月乙巳上親祀青帝於東郊以伏羲高辛配又祀簡狄姜嫄於壇下

樂舞如南郊之制　辛未參知政事李若谷罷以中丞汪勃論其不忠不孝也尋貶江州居住　三月都統制田師中於上巳大會諸將馬步軍副總管牛皐遇毒而歸語所親曰皐年六十一官至侍從即死無恨所恨南北通和不以馬革裹屍顧死牖下耳明日卒皐岳飛之愛將或言秦檜使師中酖之　乙亥簽書樞密院事何若罷　己卯以翰林學士段拂參知政事　乙酉秦檜以郊恩徙封益國公　夏四月己亥以御史中丞汪勃

簽書樞密院事　辛丑以右正言巫伋兼崇政殿說書
自秦熺兼侍讀每除言路必與經筵朝廷動息臺諫常
與之相表裏焉　金主自即位以來委政於尼瑪哈鄂特
本烏珠雖國家多故而吏清政簡百姓樂業既而皇后
費摩氏干政朝官往往因之以取宰相金主欲立繼嗣
為后所制心不能平因縱酒自遣每因酗怒至於手刃
侍臣戊午宴便殿醉酒殺户部尚書宗禮無何又殺横
海節度使田𣪍左司郎中奚毅翰林待制邢具瞻及王

植髙鳳廷王傚趙益興龔夷鑑等　己未詔趙鼎遇赦永不檢舉　先是徽宗忌辰皇太后親詣景靈宮少師充萬壽觀使平樂郡王韋淵因赴起居妄出鄙語詆毁太后既而命侍御史余尭弼就其家鞫治具伏庚申責授散官袁州安置　五月乙丑雨雹　己巳提舉江州太平觀洪晧責授濠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秦檜惡晧饒州通判李勤因誣晧作欺世飛語故貶　六月殿前司統制官成閔降福建賊徒　乙卯宰執擬等第補官

帝曰弭盜當爲遠慮若但招安恐此輩以嘯聚爲得計乃詔諸路今後不許招安　秋七月辛巳太白晝見戊子以吳璘充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州時和議方堅而璘治軍經武常如敵至　丙辰詔自今百官應轉對而以病告者並俟疾愈日上殿時秦檜惡聞人言百官當面對者多稱疾不入帝怪之故有是命　清遠軍節度使趙鼎在吉陽軍秦檜令本軍月具鼎存亡申省鼎知之遣人呼其子至謂之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

無恙不雨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昇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因遂不食八月癸卯卒　九月巳巳減四川科率虛額錢歲二百八十五萬緡用宣撫司總領官符行中奏也丙子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罷秦檜不樂剛中剛中頗覺之私謂人曰孤危之跡獨賴上知之耳檜聞愈怒召剛中還剛中在蜀六年事或專行其服用往往踰制太府少卿趙不棄自蜀還朝頗文致其事故剛中遽罷尋落職桂

陽監居住 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癸卯建太一
宮 金主出獵至陰山之北遂至雲中府是月復歸上
京 十一月辛酉朔日當食陰雲不見 丙寅秦檜上
重修常平免役敕令格式四百九十九卷詔鏤板頒之
丁卯復賜進士聞喜晏 十二月辛卯朔禁諸州擅
釋放流配命官及事干邊防切要之人 丙申初賜百
官喜雪御筵于秦檜第 以韓球為都大提舉川秦茶
馬監牧公事自趙開以來每茶百斤除其十勿筭球至

官遂盡取園户加饒之茶增為正額有一場而增至二十萬斤者民知輸官不補所得於是起為私販球入權忠達州茶即渠合廣安軍置場賣引歲以八萬斤為額然商人以利薄不通第以引錢敷民閒耳民甚苦之

言者論會稽士大夫家藏野史以謗時政於是李光藏書萬餘卷其家悉焚之　顯謨閣待制致仕張致遠卒致遠鯁亮有學識歷臺省侍從言論風旨皆卓然可觀趙鼎嘗謂其客曰自鼎再相除政府外從官如張致遠

常同胡寅張九成潘良貴呂本中魏矼皆有士望他日所守當不渝識者以昺為知人　是歲金及蒙古和初達蘭既誅其子沙達哈郎君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蒙古通蒙古益強烏珠討之連年不能克乃與之議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團砦與之歲遺牛羊米豆且册其酋鄂囉貝勒為蒙輔國王不受自號大蒙古國至是始和歲遺甚厚於是鄂囉貝勒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考異按此事薛氏續通鑑載之近時嚴氏刪補因而不改及考元史太祖紀載以前十世皆有名並

無所謂鄂囉貝勒者金史宗弼傳亦不言討蒙古事然則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者果何人耶又按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紹興十七年三月金人與蒙古始和歲遺牛羊米豆綿絹之屬甚厚於是蒙王鄂囉貝勒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蒙古作蒙國其他數處皆然蓋古字音轉為國耳

十八年春正月丁丑太常博士路庭芝罷先是段拂聞趙鼎死於海南為之歎息秦檜怒侍御史余堯弼將按拂罪先奏庭芝密與執政私交漏泄機事遂罷之自是拂不安於位　二月癸巳帝諭宰執曰兩浙漕司舉人間有勢之家行賂假手濫占解名甚喧士論令鎖院在近

可令禮部立賞許人捕告　甲午詔假手者許就試舉人告獲取旨補官仍賜出身　乙未參知政事段拂罷尋落職興國軍居住以汪勃兼權參知政事　辛亥聽趙鼎歸葬其後追謚忠簡　三月丁丑命楊政吳璘招關陝流民補殿前軍　庚辰帝如新太一宮詔許士民燒香三日　壬午秦熺再除知樞密院事秦檜問敕令所删定官胡寧曰兒子近除外議如何寧曰外議以為公相必不襲蔡京之迹檜怒寧宏之弟也　乙酉禁民

私渡淮及招納叛亡　夏四月戊子朔日當食陰雲不見　庚子秦熺乞避父子共政罷為觀文殿學士兼侍讀　壬寅命熺恩禮視宰臣班次亞右僕射以示寵異　甲辰賜禮部進士王佐以下三百三十人及第出身是科得婺源朱熹熹松子也時年十九　甲寅金修遼史成　禮部下諸路運司於祖宗配饗功臣之家訪到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寶臣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凡十

六人繪像五月乙丑並畫於景靈宮廷之壁　癸未放浙東副總管李顯忠於台州顯忠熟知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慨復策秦檜惡之謂其欲私取故妻於金降為平海軍承宣使台州居住　六月甲戌太常寺主簿莆田林大鼐請於國城之東建九宮貴神壇一如祖宗之典詔付禮部大鼐初為舉子對策言秦檜靖康忠義之節檜時閑居永嘉見其文默識之至是稍獲薦用　戊申士民曹溥等一千三百餘人進表請上尊號帝不許令有司

毋得復收　乙卯金以尚書右丞亮平章政事亮本名舒古納遼王鄂特本第二子也母大氏亮為人慓急猜忌殘忍任數自以已與金主同為太祖孫常懷覬望及為中京留守專立威以厭伏小人結明安蕭裕每與論天下事裕傾險揣知其意因曰留守先太師太祖長子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屬誠有志舉大事願竭力以從亮喜遂與謀議及入為右丞進平章務攬持權柄用其腹心為臺省要職引裕為兵部侍郎一日因召對語

及太祖創業艱難亮嗚咽流涕金主以為忠　秦檜怒
鄭剛中不已遣太府寺丞宋仲堪即江州置獄鞫剛中
欺隱官錢侍御史余堯弼奏知江州吳秉信乃剛中腹
心之人遂罷秉信　是夏浙東西淮南江東旱　秋七
月寛諸郡雜税帝曰人知取之為取而不知與之為取
若稍與展免俟家給人足税斂自然易辦於是蠲廬光
二州上供錢米汀漳二州秋税處州三縣被水民家紬
絹鄂州舊額絹各一年又蠲四川積貸常平錢十三萬

緡京西路請佃田租及州縣場務税錢　戊寅金主以尚書左丞唐古辨奉職不謹杖之　八月丙申簽書樞密院事汪勃罷　丁酉以工部尚書詹大方代之　戊戌金太師監修國史烏珠進太祖實録金主焚香立受之　前知郢州趙汝洚言陛下即位以來用人多矣而競持異議故投艱弭亂畧無寧歲自專任一相坐致太平望以今日得人之效宣付史館　癸卯帝可其奏因顧秦檜曰此卿之功也朕記卿初自大金歸常為朕言如

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首建和議朕心固已判然而梗於衆論久而方決今南北罷兵六年矣天下無事果如卿言檜頓首謝曰和議之諧陛下斷自宸衷臣奉行之耳何功之有　閏月甲子命臨安平江二府淮東西湖北三總領所歲糴米百二十萬石以廣儲蓄　丙寅金太廟成　九月丙午簽書樞密院事詹大方卒　冬十月丙辰以御史中丞余堯弼簽書樞密院事　辛酉金太師領三省事都元帥越國王烏珠卒自尼

瑪哈死富勒呼及達蘭等皆有自為之意鄂特本獨立不能制烏珠力扶社稷國勢以安金人論功以為尼瑪哈後唯烏珠一人大定中謚忠烈配享太宗廟庭　十一月乙未金左丞相宗賢等言州郡長吏當並用本國人金主曰四海之内皆朕臣子若分別待之豈能致一誇不云乎疑人勿使使人勿疑自今本朝及諸色人量才通用之宗賢本名色埒蘇卜實之孫也　秦檜嘗於一德格天閣下書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時鼎光皆在

海南而銓猶在新州廣東經畧使王鈇問知新州張棣曰胡銓何故未過海銓嘗賦詞云欲駕巾車歸去有豺狼當轍棣選使臣游崇部送封小項筒過海銓徒步赴貶人皆憐之至雷州守臣王趯厲得崇以私茗自隨械送獄且厚餉銓王趯事據宋史全文棣擢提舉湖北常平茶鹽至官一日卒時洪皓在英州閩人倪晉爲守晉老矣聞棣以巧中遷官取使節欲效之即使人伺隙捕皓家奴寘獄中釀成其罪未及發而晉死事乃寢　帝以皇太后

明年七十戊戌令禮官檢會國朝慶典以正旦行之
辛丑金以平章政事亮為尚書右丞相兼侍中　壬寅
鄭剛中責復州安置　前徽猷閣待制潘良貴卒良貴
剛介清苦壯老一節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
六十餘日所居僅蔽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
獨以卯墓之計輸帛數尺有磨鏡帖行於世言讀書者
將以治心養性如用藥以磨鏡也若積藥鏡上而不加
磨治未必不反為鏡累張禹孔光之類是已世以為名

言　十二月金左丞相亮生日金主遣近侍局直長大興國以司馬光畫像玉吐鶻廏馬賜之后費摩亦附賜禮物金主聞之怒杖興國而奪回所賜亮本懷不軌疑畏愈甚　崇信軍節度使致仕葉夢得卒夢得嗜學早成多識前言往行談論亹亹不窮歷官具有經濟以受蔡京薦引不協士論或併其所長而沒之雖時與京有牴牾亦弗錄也

十九年春正月甲申朔以皇太后年七十帝詣慈寧殿

行慶壽禮　戊戌金以領行臺尚書省事晶為太師領三省事以右丞相亮兼都元帥晶為人剛正寡言好面責人之過時亮方用事朝臣多附之者一日大臣會議亮後至晶面責之曰吾年五十餘猶不敢後爾少年徤強乃敢如此亮跪謝　丙午金以右丞相亮為左丞相

帝以王雲奉使忠義而死於絶域二月甲子詔録其子奉議郎秬為六院官仍賜銀絹各五百　丁丑禁湖北溪洞用人祭鬼及造蠱毒犯者保甲同坐　前校

書郎范如圭以論講和事去國凡閑居十年至是添差權通判邵州自秦檜專國朝士為所忌者終身以添倅或帥幕處之未嘗有為郡者　三月癸未朔日當食陰雲不見　丙申帝語秦檜曰聞諸郡奏獄空例皆以禁囚於縣獄或廂界寄藏此風不可滋長自今有奏獄空者當令監司驗實如有妄誕即行按治仍命御史臺察之　辛丑金以左丞相亮為太保領三省事亮既得政益邀求人譽引用勢望子孫結其懽心　甲辰鄭剛中

移封州安置子良嗣等亦除名編管剛中至封州守臣趙成之希秦檜意每窘辱之剛中竟卒於貶所　夏四月丙寅主管台州崇道觀張邵言師臣檜有陰功陰德世所未及知者臣被旨出使金軍有滎州團練使李子厚言秦公曾為徽宗撰長書抵金帥尼雅滿引大義以譬曉譙責之尼雅滿有慚色檜恥自衒不欲言於人是以世不得知望宣付史館從之邵自北方還即被逐閒居凡七年乃上此奏除徽猷閣待制檜因言書中開陳與今

日事無一不合因言講和本出徽宗聖意帝曰自頃用兵朕知其必至於講和而後止昔真宗與契丹通和百有餘年民不知兵神宗雖講武練兵實未嘗用朕自始至今唯以和為念蓋無安南北之民以柔道御之也

壬申夜金會寧大風雨雹雷震壞寢殿鴟尾有火入御寢燒幃幔金主趨別殿避之　丁丑有龍鬬於利州榆林河水上大風壞民居官舍瓦木人畜皆飄颺十數里死傷者數百人　五月金主以天變欲下詔罪已翰林

學士張鈞視草鈞意欲答天戒當深自貶損其文有云惟德弗類上干天威又云顧茲寡昧眇予小子參知政事蕭肄譯奏曰弗類是大無道寡者孤獨無親昧則不曉人事眇則目無所見小子嬰孩之稱此漢人托文字以詈上也金主大怒命衛士拽鈞下殿搒之數百不死以手劍剺其口而醢之且問誰使為此左丞相宗賢曰舒古納實使之金主不悅　庚寅出太保亮領行臺尚書省事亮過中京與留守蕭裕定約而去　六月丁巳

茶陵縣丞王庭珪作詩送胡銓坐謗訕停官辰州編管

八月庚申金宰臣議徙遼陽渤海之民於燕南從之近侍高壽星等當遷入訴於費摩后后以白金主且激怒之金主召議者治罪遂殺左司郎中薩哷而杖平章政事秉德壽星等竟不遷秉德由是怨望　辛未刺浙東諸州强盜當配者充沿海諸軍　九月丙申金以領行臺尚書省事亮復為平章政事亮行至良鄉召還莫測其故大恐至則復為平章由是謀逆益甚　戊申帝命

繪秦檜像自為贊曰維師益公識量淵冲盡闢異議決策和戎長樂溫凊衆宇阜豐其永相予凌烟元功尋出示羣臣藏於秘閣　崇安劉勉之卒勉之踰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禁毋得挾元祐書自是伊洛之學不行勉之求得其書每深夜同舍生皆寐乃潛抄而默誦之涪陵譙定至京師勉之聞其嘗從程頤遊邃易學遂師事之已而厭科舉業揖諸生歸見劉安世楊時皆請業焉及至家即邑近郊結草為堂讀書其中力耕自

給澹然無求於世與胡憲劉子翬相往來日以講論

切磋為事中書舍人呂本中疏其行義志業以聞特名

詣闕秦檜方主和慮勉之見上持正論乃不引見但令

策試後省給札而已勉之知不與檜合即謝病歸杜門

十餘年學者踵至所居有白水人號曰白水先生賢士

大夫自趙鼎以下皆敬慕與交後秦檜益横鼎竄死諸

賢禁錮勉之竟不復出靖康初呂好問薦定名為崇政

殿說書辭不就帝即位定猶在汴右丞許翰又薦之詔

宗澤津遣詣行在至揚州寓邸舍窶甚一中貴人偶與鄰餽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帝將用之會金兵至失定所在復歸蜀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稱之曰譙夫子有繪像祀之者後不知所終

冬十月己未湖南副總管辛永宗勒停肇慶府編管永宗常立軍功給真俸守臣呂稽中知永宗為秦檜所惡劾其冒請全俸當計以贓時稽中先以計取永宗所受御札送檜矣永宗由是不能自明詔支過請給令稽

中依條追理稽中選郡僚之苛刻者籍其家以償一簪不得留　乙丑金殺北京留守胙王元及其弟安武軍節度使察喇左衛將軍塔斯大赦元本名常勝景宣皇帝宗峻子也初左副點檢富察阿呼特子尚主進禮物賜宴便殿金主被酒酌以賜元元不能飲金主怒仗劍逼之元逃去命左丞阿喇勒召元阿喇勒與元俱去金主益怒左丞唐古辯及平章政事秉德俱以被杖怨望遂與大理卿烏克岱謀廢立烏克岱以告平章政事亮一日亮與辯語曰若舉大事誰可立者亮自謂太

祖長孫當立而辯與秉德意不在亮元乃金主之弟於是辯答曰其胙王常勝乎亮復問其次辯曰鄧王子阿克凌亮曰阿克凌屬疎安得立辯曰公豈有意耶亮曰果不得已舍我其誰遂旦夕相與密議塔斯疑之以告費摩后曰辯等公餘每竊竊聚語不知何所為后以告金主金主怒召辯曰爾與亮謀何事將如我何杖之亮謂常勝有人望不除則已將不得立故心忌常勝及阿克袞會河南軍士孫進作亂自稱皇弟阿禪大王金主疑皇弟二字或在常勝

也使塔斯鞫之無狀亮知金主疑常勝因而構之曰孫進反有端不稱他人乃稱皇弟大王陛下弟止有常勝察喇塔斯鞫不以實輒故出之金主以為然使唐古辯蕭肄按問塔斯自誣服故出乃殺常勝及察喇塔斯亮并殺阿克凌阿克凌弟達蘭金主本無意殺之亮曰兄既伏誅弟安得獨存又殺之考異阿克凌達蘭金史熙宗海陵紀並作阿喇勒達蘭今從胙王元傳

金主積怒於其后費摩氏十一月癸未殺之召胙王元妃薩茂入宮　壬辰合祀天地於圜丘太史局令

胡平奏帝座及三台星體明耀禮畢還御麗正門建金雞大赦　癸巳金主獵於呼喇呼圖克遣使殺德妃烏庫哩氏瓜爾佳氏張氏　辛丑戶部侍郎李椿年以經界不均罷侍御史曹筠論其私結將帥曲芘家鄉故也

是月復蜡祭從戶部員外郎周莊仲請也　十二月己酉朔金主至自獵所丙辰殺妃費摩氏於寢殿平章政事亮因羣臣震恐與其黨謀逆時護衛十人長布薩呼圖本名師恭侍受罰特本恩圖克坦阿爾齊呼與亮姻家

皆使為内應大興國嘗以李老僧屬亮得為尚書省令史亮度興國被杖怨望又使老僧結興國興國給事寢殿常取符鑰歸家丁巳以呼圖阿爾齊呼當内直命老僧語興國乘之以作變夜二鼓興國以符鑰矯詔啓宫門亮與妹壻圖克坦貞及平章政事秉德大理卿烏棠等以刀藏衣下隨左丞唐古辯入宫門者以辯乃駙馬不疑而納之及殿門衛士始覺有變亮等抽刃刼之莫敢動遂入寢殿金主常置佩刀於榻是夜興國投刀於榻下金

主求刀不得阿爾齊呼先進以呼圖次之金主頊仆亮前手刃之血濺滿其面與衣金主殂年三十一是為熙宗秉德等未有所屬呼圖曰始有議立平章今復何疑秉德遂與羣臣奉亮即皇帝位詐以上欲議立后召大臣因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宗敏本名鄂勒博太祖子也以秉德為左丞相兼侍中唐古辯為右丞相兼中書令烏葉為平章政事呼圖為左副點檢阿爾齊呼為右副點檢貞為左衛將軍興國為廣寧尹於是自太

師領三省事㬚以下二十人進爵增職各有差己未大赦改元天德甲子誓太祖廟名秉德辯烏葉呼圖阿爾齊呼興國六人賜誓劵己亥追謚皇考太師曰憲古弘道文昭武烈章孝睿明皇帝廟號德宗名故居曰興聖宮

二十年春正月丁亥秦檜入朝殿前司軍士施全挾刃刺之於道不中捕送大理檜親鞫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金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自罷兵後凡武臣

陳乞差除恩賞檜皆格之餓且死者歲不下數十金以所給微而累衆不勝其怨遂欲殺檜壬辰詔磔金於市自是檜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梃以自衛　癸巳金主亶嫡母圖克坦氏及母大氏皆為皇太后圖克坦氏無子次室李氏生鄭王充次室大氏生三子長即金主也圖克坦氏賢遇下有恩禮大氏事之謹相得歡甚圖克坦氏雖養充為己子充嗜酒圖克坦氏常責怒之尤愛金主金主自以其母有嫡妾之分心常不安及弒熙宗圖克坦氏與太祖

妃蕭氏聞之相顧慘然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圖克坦氏入宮見金主不賀金主銜之至是俱尊為太后圖克坦氏居東宮號永壽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後永壽宮生日酒酣永寧太后起為壽永壽太后方與諸公主宗婦語永寧跪者乆之金主怒而出明日召與永壽語者皆杖之永寧以為不可金主曰今日之事豈能尚如前日耶自是嫌隙愈深　二月庚戌禁民春月捕鳥獸犯者杖八十　甲子金降前帝為東昏王以費摩后死無罪

追謚曰悼王后封后父呼達為王葬東昏王於悼后墓中　戊辰金羣臣上尊號曰法天膺運睿武宣文大明聖孝皇帝　三月庚辰金侍衛親軍指揮使完顔思恭等來報即位　癸未以余堯弼參知政事給事中巫伋簽書樞密院事　丙戌遣余堯弼使金賀即位及還金主以徽宗玉帶附遺帝秘書郎張仲軻曰此希世之寶也金主曰朕置之外府庫耳仲軻由是知金主有南侵之意每事先意逢之　戊子以秦熺為觀文殿大學士

萬壽觀使　初李光在瓊州嘗作私史其子孟堅間為所親陸升之言之升之訐其事秦檜命兩浙轉運副使曹泳究實泳言孟堅省記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譏謗送大理寺獄具丙申詔光遇赦永不檢舉孟堅除名陜州編管於是胡寅程瑀潘良貴宗頴張燾許忻賀允中吳元八人皆緣坐責降有差有從政郎楊煒常州通判沈長卿舊與李光言和戎非便知雷州王趯求内徙李光俱坐貶　戊戌詔改正經界法之厲民者　右正言章復

奏左承議郎致仕胡寅非胡安國之子不肯持本生母服不孝諫通鄰好視兩宮播遷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忠壬寅責授寅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　乙巳帝書秦檜父故玉山縣令敏學墓碑首曰清德啓慶之碑

夏四月戊午金主亮大殺宗室初亮在熙宗世忌太宗諸子盛強及即位遂與蕭裕謀殺之又以前左丞相秉德首謀廢立而不即勸進將盡誅焉於是豫教尚書省令史蕭玉上變遂名領三省事阿嚕左丞相唐古辯

判大宗正事胡里甲蘩鞫至則殺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隣北京殺留守呼拉布南京殺領行臺事秉德并誅其親屬復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尼瑪哈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尼瑪哈後皆絶而烏葉蕭裕蕭玉等皆受重賞亮又令玉子尚主曰朕無以報卿使朕女為卿男婦代朕事卿也　癸酉罷力田科募民耕兩淮田賞以官資在武舉之上從知廬州吳逵請也　五月庚辰申禁諸軍差發擾文字使臣伺察朝政　癸未秦檜上中興聖統玉牒所檢討官王

曮等所撰中興之蹟也詔奉安於景靈宮　祕書少監湯思退等言有旨以師臣秦檜忠義大節付在史館止有今來事迹及張邵所奏之書餘尚多闕望令檜録奏宣付庶得廣記甲辰帝謂檜曰思退乞將卿靖康事記為别録以示天下後世可依其奏檜讓退久之帝曰不然後代無以知卿忠義巫伋曰檜之大節天下共知要當屢不一書使後世姦賊竦懼帝然之　金左副元帥河中府尹薩拉噶自陜西入朝因從容言曰唐建成不道太宗以

義除之即位之後力行善政後世稱賢陛下以前主失德大義廢絕力行善政則如唐太宗矣金主色變薩拉噶亦悔其言金主念薩拉噶久握兵在外頗得士心忌之壬辰以薩拉噶為行臺左丞相兼左副元帥又恐不奉命陽尊以殊禮使繫屬籍以玉帶璽書賜之薩拉噶至汴詔諭行臺右丞相副元帥托卜嘉無使薩拉噶預軍事薩拉噶不知每事輒爭之托卜嘉詭曰太師梁王以陝西事屬公以河南事屬托卜嘉今未嘗別奉詔命

陝西之事托卜嘉固不敢與聞托卜嘉久在河南將師畏而附之薩拉噶始至勢孤爭之不得白於朝大臣知上指報曰如梁王教及詔使至汴諭旨於托卜嘉使還托卜嘉獨有附奏薩拉噶不得與聞人皆知金主使托卜嘉圖之矣

六月癸亥加秦熺少保

初海寇聚衆數年其勢益熾至是犯台州臨門寨章安鎮詔以徽猷閣待制蕭振知台州振奏乞差明州水軍王交同捕許之交即具艦入海與賊戰敗其衆餘黨散去郡境遂寧

是

夏故相趙鼎之子汾奉母喪歸葬於衢州常山縣守臣章傑者憸之孫素怨鼎知中外士大夫與鼎有簡牘往來至是又携酒會葬意可為奇貨乃遣兵官下縣同縣尉翁蒙之以捜私釀為名馳往掩取蒙之不可則啗以利又不可則脅以威復疑蒙之之漏言潛戒左右伺察之往返再三蒙之度傑深禍或更屬他吏則事不可為即佯諾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竇以告汾趣令盡焚篋中書及弓刀之屬比兵官至一無所得傑怒方深治蒙之

而追汾與范冲子仲彪拘於兵官之所蒙之母訴於朝秦檜亦咎傑已甚詔移蒙之為婺州蘭溪尉其事遂息時士氣猶未泯所唁問鼎議論時事固非一家而魏矼與蒙尤厚是日非蒙之則根株牽連當起大獄人謂蒙之雖微官而仁智勇皆可尚傑有館客魏掞之見傑為此亦慨然以書誚之長揖而去蒙之崇安人掞之建陽人也　秋七月端明殿學士何若卒　八月甲辰朔量移張浚永州孫近虔州万俟卨沅州李若谷饒州李文會

江州段拂安康軍並居住　戊申改建大理寺　九月
甲申前太常主簿吳元美除名容州編管元美嘗戲作
夏二子傳其畧曰天以商代夏是以伊尹相湯伐桀而
聲其剬剥之罪當是時商飈作起義氣播揚勁風四掃
宇宙清廓夏告終於鳴條二子之族無小大少長皆望
風隕滅殆無遺類天下之民始得安食酣寢而鼓舞於
清世矣夏二子謂蠅蚊也其鄉人進士鄭瑋得之以告
本路提刑孫汝翼汝翼惡之抵瑋罪瑋怒走臨安訐元

美譏毁大臣秦檜從尚書省下其章元美家有潛光亭商隱堂璋上檜啟曰亭號潛光蓋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實無意於事秦他皆類此檜進呈帝令有司究實至是言元美指斥國家譏毁大臣法當死帝特宥之汝翼已移知荆南府亦降二官元美竟卒於貶所　甲午金立惠妃圖克坦氏為皇后妃太師舍音之女初為岐國妃金主納諸宫中至是册為皇后　丙申侍御史曹筠以附下罔上罷　金主既殺太宗子孫復忌遼王舍音諸

子䧺強及宗室勲舊大臣欲盡除之是時左副元帥薩拉噶在汴與右副元帥托卜嘉有隙托卜嘉女為金主妃金主隂使托卜嘉圖薩拉噶於是都元帥府令史約索迎合風指詐為薩拉噶與其子御史大夫宗安家書云宗安誤遺宫外約索因拾得之從左都監賓都上變其書契丹小字封題已開中白紙一副有白字隱約狀若經水浸致字畫可讀者上有薩拉噶手署及某王邸書言欲殺托卜嘉令宗安與平章政事宗義前工部尚

書穆連覘事勢緩急往來通謀且曰阿琿每見此書約定月日敎掃古令史却寫白字書來宗義本名伯奇舍音第九子穆連景祖孫瑪達格次子女真謂子為阿琿阿琿者宗安也有司鞫問宗安不服曰使真有此書我剖肌肉藏之猶恐洩漏安得於朝門下遺之掠笞楚毒神色不變乃寘掃古爐炭上掃古不能堪自誣服宗安謂掃古曰爾苦矣宗義被掠笞不能當亦自誣服曰我輩知不免矣不早決徒自苦宗安曰今雖無以自

明九泉之下當有究對吾終不能引屈竟不服　辛未金主使色呼珲殺薩拉噶於汴并殺宗安宗義穆連皆夷其族太皇太妃蕭氏太祖妃也生任王威赫永寧太后事太妃甚謹每有宴集太妃坐上坐太后執婦禮金主積不能平因殺宗義等誣太妃以隱慝殺之并殺威赫及魏王斡台孫呼爾察約索詐書本無呼爾察金主見其坦率善修飾惡之大臣以無罪為請金主曰第殺之無復言於是殺舍音子孫百餘人穆連子孫二

十餘人舍音有幼子阿呼哩其妻托卜嘉女金主妃大氏女兄也乃特赦其死色呼琿至汴既殺薩拉噶而無寫書及傳書者主名時有哲克者能契丹小字舊常從薩拉噶特默者陝西舊將嘗以左副元帥事馳驅赴闕兩人遂坐寫書傳書罪皆族誅賓都還元帥左監軍加開府儀同三司約索為同知博州事賜錢三百萬謂之曰爾無自比老人老人親告朕爾以告有司設有薩拉噶黨在其間敗吾事矣老人謂蕭玉也大定初追封薩

拉噶金源郡王謚莊襄官為營塟配享太宗廟庭　右迪功郎安誠曾受故相朱勝非辟為江西帥司屬官勝非之亡也誠於佛寺飯僧自撰疏文訕及朝政為羣官所發刑寺鞫實冬十月戊辰詔停誠官惠州編管　秦檜有疾庚午佘堯弼亟彶請自今朝參退依典故權赴太師秦檜府第聚議從之　十二月癸卯朔金主詔去羣臣所上尊號　癸丑金立太祖射碑於赫舍哩部中金主及皇后致奠於碑下　乙卯金有司奏慶雲見金主

曰朕何德以當此自今瑞應毋得上聞若有災異當以諭朕使自警焉　己未金罷行臺尚書省改都元帥府為樞密院　甲子秦檜始朝命肩輿入宮門二孫塤堪扶掖升殿不拜　金主常欲右補闕藁城楊伯雄講論至夜分問鬼神事伯雄對曰漢文帝召見賈生夜半前席不問百姓而問鬼神後世頗譏之陛下不以臣愚陋幸及天下大計鬼神之事未之學也金主曰但言之以釋倦思伯雄不得已乃曰臣家有一卷書記人死復生

或問冥官何以免罪荅曰汝置一歴白日所為暮夜書之不可書者是不可為也金主為之改容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十七至十九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何彤

宫中 甲午金初置國子監 二月甲寅夜雨雹 壬
戌以巫伋為金國祈請使請歸淵聖及皇族增加帝號
等事伋至金首請迎淵聖歸國金主曰不知歸後何處
頓放伋唯唯而退 癸亥以余堯弼兼簽書樞密院事
三月丁亥雨雹 金主稍習經史慕中國朝著之尊
有遷都意遂下詔求直言而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
隅不若徙燕以應天地之中與金主意合壬辰遣左丞
相張浩右丞相張通古等調諸路夫匠廣燕城建宫室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十七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十七 起重光協洽正月盡旃蒙大淵獻十二月凡五年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二十一年春正月癸未以兩淮民復業未久寬其租賦 金主於立春觀擊土牛 丁亥金初造燈山于

城周九里三步其宫室一依汴京制度運一木費二十萬牽一車動五百人宫殿之飾徧傅黄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毁務極華麗　夏四月丙午金下詔還都燕京　丙寅金罷歲貢鷹隼　金沂州男子吴真犯法當死有司以其母老疾無侍為請命官與養濟著為令　閏月丙子金命大官常膳唯進肉魚舊供鵞鴨等悉罷之　丁丑金罷皇統間苑中所養禽獸　金歸德軍節度使阿魯以撤

官舍材木構私第賜死　丁亥賜禮部進士趙逵以下四百四人及第出身是科得廬陵周必大　戊戌金詔朝官稱疾不治事者尚書省令監察御史與太醫同診視無實者坐之　五月戊辰金宰臣請益嬪御以廣嗣續金主善飾詐初為宰相妾媵不過數人及踐大位逞欲無厭殺諸宗室釋其婦女喇勒叔曹國王宗敏妻也金主殺宗敏而納之又有宗本子莎魯啜宗固子和囉羅和實達秉德弟濟勒哈四人之妻皆欲納之宫中須

宰相奏請行之使圖克坦貞諷蕭裕曰朕嗣續未廣此黨人婦女多朕中表親納之宮中何如裕曰近殺宗室中外異議紛紜奈何復為此耶金主曰吾固知不肯從乃使貞自以已意諷裕曰上意已有所屬公固止之將成疾矣裕曰必不肯已唯上擇馬貞曰上必欲公等白之裕不得已乃具奏遂納之　六月金殺太府監完顏馮六

秋七月辛亥除薪米稅　八月辛未秦檜上重修諸路茶鹽法　壬申太傅咸平郡王韓世忠卒世忠風骨偉

岸目睜如電早年慓悍絕人不用鞭轡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產業嗜酒尚氣不可繩檢人呼為潑韓五年十八應募挽强馳射勇冠三軍所至輒建大功初得疾敕尚醫視療將吏入臥內問疾世忠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王公賴天之靈保首領歿于家諸君尚哀其死耶嘗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毋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性戇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力詆和議屢觸秦檜岳飛之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面詰其罔

或勸止之世忠曰今畏禍苟同他日瞑目豈可受鐵杖於太祖殿下耶與檜同在政地一揖外未嘗與言嗜義輕財錫賚悉分將士持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精巧絶倫今克敵弓連鎖甲狻猊鍪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皆其遺法也嘗中毒矢入骨以强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知人善奬用其部曲成閔解元王勝王權劉寶岳超皆起行伍秉將旄及世忠解兵罷政臥家凡十年澹然自如若未嘗

有權位者晚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至是卒賜朝服貂蟬冠水銀龍腦以斂贈太師有詔選日臨奠秦檜遣中書吏韓瑊以危語脅其家其家辭而止孝宗朝追封蘄王謚忠武配饗高宗廟庭子彥直彥質彥古皆以才見用而彥直才兼文武于三子中為最年六歲從父見帝帝命作大字彥直即拜命跪書皇帝萬歲四字帝大喜拊其背曰他日令器也親解孝宗丱角之繻傅其首賜金器筆硯書籍鞍馬甚厚　九月戊戌朔大理寺主簿

丁仲京言贍學公田多為形勢家侵佃望詔提舉官覺察帝謂大臣曰緣不度僧常住多絶産其令戸部併撥以贍學既而戸部乞令提舉司置籍拘管其無敕額庵院亦依此施行從之　丁巳增築景靈宫　是月亟仮自金還所請皆不許　冬十月己巳金殺蘭子山明安蕭拱拱妻擇特勒姓耶律氏其女弟曰彌勒金主將納為妃使拱取之於汴過燕京拱父仲恭為留守見彌勒身形不類處子歎曰上必以疑殺拱矣及入宫果非處

女即遣出宫數月復召入金主心疑拱曾蕭恭張九坐語禁中事得罪拱與客語及之有阿納者與拱有隙乃誣拱言張九無罪被誅語涉怨謗金主遣使鞫之戒傳者曰此子狂妄宜有此語不然彼中安得知此事於是使者不復問拱但搒掠其左驗使如告語證之拱遂見殺後金主納秘書監文之妻實格却以擇特勒妻文既而詭以彌勒之命召擇特勒入宫而亂之　甲戌帝如清河郡王張俊第壬午進拜俊太師　甲申夜有赤氣

十一月主管台州崇道觀程敦厚獻紹興聖德詩極言和戎之效又獻秦檜有誕生聖相扶王室之句戊戌除敦厚直徽猷閣　庚戌參知政事余堯弼罷　丁巳進義副尉劉允中坐指斥謗訕棄市　癸亥金詔罷世襲萬戶官前後賜姓人各復本姓　十二月壬申雷是歲番陽縣民家籬竹生重萼牡丹　朝散郎王楊英上書薦秦熺爲相秦檜奏以楊英知泰州　金皇子崇王元壽卒

二十二年春正月金羣臣請立皇太子從之戊戌初定東宮官屬　癸亥太白經天考異宋史不書今據金史海陵紀書之　癸亥金主朝謁世祖太祖太宗德宗陵甲子還宮　二月丁卯金立皇子光英為皇太子光英本名鄂勒博圖克坦后所生養于同判大宗正方之家以故崇德大夫沈璋妻張氏為保母至是立為太子金主安置太祖畫像于武德殿盡召從太祖破寧江州有功者得百七十六人並加宣武將軍賜酒帛後以英與鷹相近改鷹坊為馴

鷲坊又改封號英國為壽國應國為杞國宋亦改光州為蔣州光山縣為期思縣光化軍為通化軍　甲戌金主如燕京昭義軍節度使蕭仲宣家奴告其主怨謗金主曰仲宣之姪拱近以誹謗誅故敢妄愬命殺告者

三月丁酉編管王庶二子之奇之荀于嶺南初庶卒于貶所其子之奇之荀撫棺而哭曰秦檜秦檜此讐必報親舊皆掩其口曰禍未已也至是為人所告坐謗朝廷編管梅容二州　甲辰直龍圖閣葉三省落職筠州居

住監都作院王遠除名高州編管先是三省嘗與趙鼎王庶通書力詆休兵之議明州進士陳壽得其真蹟并遠遺三省猶子書上之詔送大理帝曰必不可不懲庶後來者知畏乃有是命　丁巳遣司農丞鍾世明諸福建路籍寺觀絶產田宅入官初閩以福建八郡之田分三等膏腴者給僧寺道院中下者給土著流寓自劉夔為福州始貿易取貲迨張守帥閩帝倚以拊循凋瘵存上等四十餘刹以待高僧悉令民請買歲入七八萬緡

以助軍衣餘寛百姓雜科民皆便之至是世明籍寺觀絶産復增歳入錢三十四萬緡　夏四月丙申簽書樞密院事巫伋罷辛巳以章夏簽書樞密院事伋與秦檜居同里一日檜語伋曰里中有何新事伋曰有一術士自鄉里來頗論命檜變色曰是人言公何日拜相伋皇恐而退中丞章夏聞之即劾伋陰懷異志以揺國是遂罷伋而夏代其位　五月襄陽大水平地丈五尺漢水冒城而入知府榮嶷乘桴得免　丁巳太白經天考異宋史

不書今據金史海陵紀書之

六月戊子帝謂大臣曰檢鼓兩院近日絶少論利害文字恐有阻抑可下所屬檢察　秋七月甲午朔進封程嬰為彊濟公公孫杵臼為英畧公韓厥為啟祐公升中祀　癸卯金主命崇義軍節度使烏克岱妻鼎格殺其夫而納之鼎格姓唐古氏有容色舊與金主私侍婢桂格與知之鼎格從烏克岱在鎮使桂格候問金主及兩宫太后起居金主因桂格傳語曰自古天子亦有兩后者能殺汝夫以從我乎鼎格不可金主聞

之使謂鼎格汝不忍殺汝夫吾將族滅汝家鼎格大恐乃以子鄂勒博為辭曰彼常侍其父不得便金主即台鄂勒博為符寶祗候鼎格曰事不可止矣因烏克岱醉酒令家奴葛温葛魯縊殺之金主聞烏克岱死詐為哀傷使鄂勒博佩金符乘驛赴喪追封烏克岱為王既葬即納鼎格宮中為娘子　虔州軍卒齊述殺殿前司統制吳進江西同統領馬晟據州叛八月已卯遣鄂州都統制田師中發兵同江西安撫使張澄殿前司統制李耕討之

九月癸丑簽書樞密院事章夏罷以侍御史宋樸劾之也　冬十月甲戌以御史中丞宋樸簽書樞密院事樸自撫州學官名還甫踰年而執政　甲申金主殺太祖長公主烏嚕杖其夫平章政事圖克坦恭罷之恭兄鼎格初尚烏嚕鼎格死恭强納之而不相能又與侍婢呼達不協呼達得幸于圖克坦后遂譖烏嚕於金主故見殺而并罷恭封呼達為國夫人　庚辰詔李光依已降指揮永不檢舉知台州蕭振落職池州居住黄巖縣令楊煒

除名萬安軍編管初光既參大政煒以和議為非作書欲獻光先見振言其意光不答及是振知台州煒為黄巖令政頗有聲振遂薦煒改秩又移書浙東提刑秦昌時同薦之昌時秦檜猶子也不許煒在官鉏治凶惡無所貸俄縣史得煒書有詆檜語昌時聞於朝詔送大理寺仍大索煒家得所草萬言書語益切煒具服法司奏煒當死帝特宥之　十一月辛丑金買珠於烏古迪埒部及蒲與路禁百姓私相貿易仍調兩路民夫採珠一

年　丁巳李耕入虔州盡誅叛卒虔州平　十二月辛酉朔減夔州路及蒲江潸井兩監鹽錢歲八萬二千緡

金濟南尹葛王烏嚕夫人烏林噶氏東京留守石止黒之女也容儀整肅治家有叙睿宗伐宋得白玉帶傳至烏嚕寶蓄之烏林噶氏曰此非王邸所宜有也當獻之天子烏嚕以為然獻之廢帝于是裴滿后大喜廢帝晚年頗酗酒獨於烏嚕無間及金主即位深忌宗室烏克依謂秉德以為意在葛王秉德誅死烏林噶氏勸烏嚕

盃獻珍異以悦其心如故遼骨睹犀佩刀吐鶻良玉茶器之類皆奇寶也金主以為恭順忌刻之心稍解至是召烏林噶氏來中都烏林噶氏謂烏嚕曰不行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遂召王府臣僕諭之曰為我禱東嶽我不負王使皇天后土明監我心衆皆泣下既離濟南從行者知其意防護甚謹行之良鄉得間即自殺烏嚕傷悼不已後登大位享國二十九年不復立后焉

二十三年春正月巳酉以台州居住李顯忠復為寧國軍節度使　戊午知鎮江府王循友移知建康府循友嘗上書乞加秦檜九錫事雖不行而檜甚喜之故有是遷　二月庚申金主自中京如燕　癸亥帝如玉津園遂如延祥觀　辛未改虔州為贛州　三月丙午齊安郡王士㒟卒于建州追封循王　丁未禁州縣都監巡尉擅置刑獄　太府寺丞范彥暉嘗作夏日久隂詩云何當日月時一洗蒼生病侍御史魏師遜奏彥暉隂懷

畀意謗訕朝廷法寺鞫實戊申詔除名荆門軍編管

辛亥金主至燕京初備法駕甲寅親選良家子百三十餘人充後宫乙卯以還都詔中外改元貞元改燕京為中都大興府汴京為南京中京為北京削上京之名止稱會寧府而東京西京如舊　夏四月辛未金主特封唐古鼎格為貴妃大愛幸許以為后每同輦遊瑶池諸妃步從之金初後宫皆無位號熙宗始有貴妃賢妃德妃之封至是淫嬖寖多後宫諸妃十二位又有昭儀至

充媛九位婕妤美人才人三位殿直最下其他不可舉數　戊寅金太皇后大氏殂于永寧宫金主遷中都親屬皆徙獨永壽太后留會寧府嘗憂懼每中使至必易衣以俟命永寧太后在中都時以為念謂金主曰永壽宫待吾母子甚厚慎毋相忘也及病篤恨不得一見臨終謂金主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永壽宫偕來我死必迎致之事永壽當如事我　辛巳詔諸州編管覊管人遵舊法長吏月一驗視不許囚禁　五月庚寅禁州縣以

私意籍罪人貲產　辛卯金殺西京留守博恰及西京兵馬都監穆喇斡編修官圓福努博恰一名袞德宗子也桀驁强悍金主不喜其為人天德中蕭恭張九坐語禁中起居狀得罪事連博恰坐決杖金主由是益忌之穆喇斡與博恰有舊同在西京遂相往來博恰嘗以玉帶遺之且稱穆喇斡驍勇不減尉遲敬德圓福努之妻與博恰姻戚圓福努嘗戒博恰曰大王名太彰著宜少謙晦博恰知為金主所忌嘗召日者問休咎家奴哈里

上變告之言與賽音舒嚕等謀反乞曰者問天命詔御史大夫高禎刑部侍郎耶律賽音舒嚕就鞫之無狀金主怒使人往械博恰等至中都不復究問皆棄市　乙卯金以中都城隙地賜朝官及衛士尋令徵錢有差　六月己卯潼川大水平地丈五尺死者甚衆　秋七月庚戌右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甚害之憂者太湖之利也數年以來瀕海之地多被諸軍侵據為田隊伍既衆易于施工累土增高長堤彌望名曰壩

田旱則撅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水則遠近氾濫不得入于湖而民田盡没矣望委本路監司躬行究治盡復太湖舊迹使軍民各安其職田疇盡蒙其利從之

八月壬戌金禁中都路捕射麞兔　丙寅左宣教郎王孝廉謀據成都叛事覺伏誅　己卯賜秦檜建康府永豐圩田　九月甲午賑潼川被水州縣仍蠲其賦　庚子敕令所删定官吳增面對乞禁採鹿胎為飾因舉真宗不殺羊羔事以為自澶淵講好之後十九年不言兵

而天下庶富者其源葢出于此詔刑部申嚴施行　冬十月丁巳詔郡守年七十者聽自陳命主宫觀　金主獵于良鄉封料石岡神為靈應王初金主常過此祠持杯珓禱曰使我有天命當得吉卜投之吉又禱曰果如所卜他日當有報否則毀爾祠宇投之又吉故封之戊午還宫　遣施鉅賀金主生辰　戊辰簽書樞密院事宋樸罷　壬申以右諫議大夫史才簽書樞密院事　丙子金命内外官聞大功以上喪止給當日假若父母

喪聽給假三日著為令　十一月丙戌金定州獻嘉禾詔自今不得復進　己丑金瑤池殿成　壬寅詔立張叔夜廟于信州　乙丑以經筵講尚書終帙賜宰執講讀等官宴于秘書省遂為故事　十二月乙卯太白經天考異宋史不書今據金史天文志書之海陵紀逸其日　戊午金特賜貴妃唐括氏家奴孫梅進士及第　癸亥太傅平樂郡王韋淵卒淵太后季弟性暴横不循法度帝慮其有過難于行法故久不予淵官至是卒贈太師　辛未金主封所納

曹國王宗敏妻喇勒為昭妃大臣奏宗敏屬近尊行不可乃令出宮　丙子金貴妃唐古鼎格有罪賜死金主嬖寵愈多鼎格希得見一日獨居樓上金主與他妃同輦從樓下過鼎格望見號呼求去詛罵金主金主陽為不聞鼎格自其夫在時與家奴闍乞兒通至是怨金主疎已欲復私乞兒乃使人以篋盛乞兒入宮留十餘日使衣婦人衣雜諸宮婢抵暮遣出侍婢桂格以告金主鼎格縊死乞兒亦伏誅封桂格為莘國夫人　癸未禁

民車服踰制　閏月癸巳太白經天考異宋史不書今據金史海陵紀書
之　金定社稷制度　是歲進士楊友龍坐謗訕黥配
嶺南內侍裴詠坐指斥編管瓊州　減池州青陽縣田
租萬七千石
二十四年春正月庚申太白經天考異宋史不書今據金史海陵紀書之
金尚書右丞相蕭裕恃功專恣金主倚信之他相仰
成而已裕以金主猜忌殘忍恐禍及已遂與前真定尹
蕭馮嘉努前御史中丞蕭招接博州同知約索謀立故

遼主豫王延禧之孫事覺並伏誅　辛未帝如延祥觀
癸酉初詔郡國同以八月十五日試舉人舊諸州皆
自選日舉士故士子或有就數州取解者至是始禁之
丙子封婉容劉氏為貴妃妃臨安人頗恃寵驕侈嘗
因盛夏以水晶飾腳踏帝見之命取為枕妃懼撤去之
戊寅地震　施鉅至金賀生辰畢辭還金主使左宣
徽使敬嗣暉問鉅曰宋國幾科取士對曰詩賦經義策
論兼行又問秦檜作何官年今幾何對曰檜為尚書左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年六十五矣金主復謂鉅曰
我聞秦檜賢故問之　二月前左從郎楊炬坐其弟煜
嘗上書誹謗編管邕州　何兊以訟其師馬伸發端上
金人書乞存趙氏為分秦檜功編管英州　三月司勳
員外郎兼中書舍人孫仲鼇嘗為李光客右正言鄭仲
熊劾之言仲鼇攝職成均力主專門以私黨與遂罷
猺人楊再興復寇邊壬申前軍統制李道討平之擒再
興及其子正修正拱檻送行在斬于市　乙亥賜禮部

進士張孝祥以下三百五十六人及第出身是科得吉
水楊萬里仁壽虞允文初秦檜奏以御史中丞魏師遜
禮部侍郎湯思退右正言鄭仲熊同知貢舉而吏部郎
中沈虛中監察御史董德元張士襄等為參詳官師遜
等議以敷文閣待制秦塤為榜首德元從謄錄所取號
而得之喜曰吾曹可以富貴矣遂定為第一榜未揭虛
中遣吏踰牆以白秦熺及廷試檜又奏士襄為初考官
仲熊覆考而師遜詳定虛中又密奏乞許有官人為第一

塤與第二人曹冠策皆攻專門之學張孝祥策則稱一

德元老且及存趙事師遜等定塤為首孝祥次之冠又

次之帝讀塤策皆檜熺語於是進孝祥第一而塤降為

第三冠檜館客也時檜之親黨周夤唱名第四仲熊兄

子右迪功郎時中第五秦棣子右承務郎焞楊存中子

右承事郎倓並在甲乙科而仲熊之兄孫縝趙密之子

成忠郎龐秦梓之子右承事郎焴德元之子克正曹泳

之兄子緯檜之姻黨登仕郎沈興傑皆中第天下為之

切齒未幾損除敷文閣待制修撰實錄院祖父孫三世同領史職前此未有也時合州人趙性對策有曰以括囊為深計臣知其人矣主和議者當之以首鼠為圓機臣知其人矣杜言路者當之考官大驚檜欲辠之值其死而止　是春始榷夔州路茶　衍聖公孔玠卒于衢州夏四月乙巳以玠子進士搢襲封　五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丁卯金始置交鈔庫金以銅少造鈔引一貫二貫三貫五貫四貫十貫五等謂之大鈔一伯二伯三

伯五伯七伯五等謂之小鈔與錢並用以七年為限納舊易新諸路置官庫受之每貫工墨錢十五文公私便焉　丁丑金太原尹圖克坦阿爾齊呼伏誅阿爾齊呼自謂有佐立功受鐵券凶狠益甚奴視僚屬少忤其意輒箠辱無所恤嘗問休咎于卜者高鼎遂以鼎所占問張王乞王乞謂當有天命阿爾齊呼喜以王乞語告鼎鼎上變阿爾齊呼伏誅并殺其妻及王乞金主使其子珠斯喇乘傳焚其屍投骨水中　衢州民俞八作亂秦檜

遣殿前司正將辛立率千人捕之不以聞普安郡王因入侍言之帝大驚明日以問檜檜曰臣謂不足上煩聖慮故不敢聞盜平即奏矣檜退而求其故知普安言之遂奏普安在子偁喪二年不當給俸月除二百緡普安白帝帝乃自出內帑月如所除給焉　六月癸巳簽書樞密院事史才罷　甲午以御史中丞魏師遜簽書樞密院事　知建康府王循友嘗刺配秦檜族人檜銜之摭其事下大理鞫治辛丑獄具詔貸死藤州安置

秋七月癸丑太師清河郡王張俊卒帝諭秦檜曰武臣中無如張俊者比韓世忠相去萬萬恩數宜從優厚遂如俊第臨奠禮部擬俊贈典依世忠例上曰可與贈小國一字王於是特封循王自淳化以後異姓不封真王其追封葢自俊始後謚忠烈俊晚年主和議帝厚眷之麾下將佐若楊存中田師中趙密劉寶皆建節鉞或至公師幕府諸僚爲侍從守帥者甚衆然附秦檜忌劉錡害岳飛爲世所唾罵　壬戌詔捐四川茶馬司羨餘錢

以寛民力時茶既貴售諸場率皆濫額而買馬之數復不加多茶馬之富甲於天下率以歳剩上供至是捐以予民蜀人始蘇矣　主管台州崇道觀程敦厚久斥不用乃上疏以媚秦檜曰陛下爰立同德付以魁柄國是大定鄰好胥穆猶泰山而四維之也而臣竊尚有慮者葢昔之怙亂害成之流鼠伏狙伺尤為可畏願陛下力遏朋邪之萌以幸海内檜薄其為人謫敦厚靖州居住

甲子知成都府蕭振復落職池州居住以鄭仲熊論

其曲學出于程頤故也　乙亥南丹州莫公晟及宜州界外諸蠻納土内附　八月壬辰禁百官避免輪對秦檜擅政以來屏塞人言蔽上耳目一時獻言者恐觸忌諱僅論銷金鋪翠乞禁鹿胎冠子之類以塞責而已故皆避免輪對至是上諭執政曰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近輪對日多謁告避免可令檢舉約束故有是禁甲午罷温州市黄柑福州貢荔枝　丙午湘潭縣丞鄭玘主簿賈子展坐㑹語嘲毀朝政並除名玘容州編管

子展德慶府編管　金主以左丞相昂去衣杖其弟婦
命杖之　九月己未金主御常武殿擊鞠令百姓縱觀
冬十月壬午蠲旱傷州縣租賦　大理寺丞周環言臨
安平江湖秀四州下田多為積水所侵緣山溪諸水併
歸太湖自太湖分二派東南一派由松江入于海東北
一派由諸浦注之江其松江泄水惟白茅一浦最大今
泥沙淤塞宜決浦故道俾水勢分派流暢實四州無窮
之利詔兩浙漕臣視之　戊子遣張士襄賀金主生辰

十一月庚戌朔新建龍圖等六閣成　金殺廣寧尹韓王亨亨本名搏特烏珠子也性直材勇絶人喜自負金主嘗賜之良弓亨辭曰所賜弓弱不可用金主遂忌之出為真定尹謂亨曰太宗諸子方强多在河朔山東真定據其衝要如其有變欲倚卿為重耳其實忌亨也歷中京留守家奴梁遵告亨與衛士符公弼謀反考驗無狀遵坐誅金主益忌之改廣寧尹使李老僧伺察亨動靜且令構其罪狀久之亨家奴魯沁頗黠給使總諸

奴老僧謂魯沁曰爾渤海大族不幸坐累為奴寧不念為良乎魯沁識其意魯沁嘗與亨侍妾私通亨知之怒曰必殺此奴魯沁聞之懼密與老僧謀告亨謀逆亨有良馬將因金主生辰進之以謂生辰進馬者衆不能以良馬自異欲他日入見進之魯沁言亨笑金主不識馬不足進亨之奴有自中都來者具言圖克坦阿爾齊吁誅死亨曰彼有貸死誓劵安得誅之奴曰必欲殺之誓劵安足用哉亨曰然則將及我矣魯沁即以為怨望遂誣

亨欲因間刺金主老僧即捕繫亨以聞工部尚書耶律
安禮大理正特烈等鞫之亨言嘗論鐵劵事實無反心
而魯沁亦自引伏與妾私通狀安禮等還奏金主怒復
遣與老僧鞫其家奴並加搒掠皆不伏老僧夜至亨囚
所使人蹴其陰間殺之亨比至死不勝楚痛聲達于外
金主聞亨死佯為泣下遣人諭其母曰爾子所犯法當
考掠不意飲水至死大定初追復其官爵　乙丑簽書
樞密院事魏師遜罷丁卯以吏部侍郎施鉅參知政事

端明殿學士鄭仲熊簽書樞密院事自秦檜專國士大夫有名望者悉屏之遠方凡齷齪委靡之徒一言契合即登政府稍忤其意輒斥去之不異奴隸故自万俟卨至此年參知政事者裁四人餘皆兼權而已　戊辰加秦熺少傅封嘉國公　是月通判武岡軍方疇坐通書胡銓除名永州編管　金主納諸從姊妹于宮壽寧縣主實庫宗望之女也靜樂縣主蒲喇及習撚宗弼女也實庫爾宗雋女也皆從姊妹混同縣君蘊埒和卓及其

妹伊都宗本女也再從姊妹又邮國夫人重節宗磐女孫再從兄之女也鼐喇吁永寧太后表兄張定安之妻也富魯和卓麗妃實格之妹也皆有夫唯實庫喪夫金主無所忌恥皆召與之私分屬諸妃位下蘸埒和卓最得幸凡宮人有夫在外者初猶分番出入後乃盡遣其夫往會寧婦人皆不聽出外每幸婦人必奏樂撤幃或妃嬪列坐輒率意淫亂使共觀之常於卧內徧設地衣裸逐為戲誡宮中給使男子于嬪妃位舉首者刓其目

出入不得獨行便旋須四人偕往所司執刀監護不由路者斬之日入後下階砌行者死告者賞錢二百萬男女倉猝誤相觸先聲言者賞三品官後言者死齊言者偕釋之　故龍圖閣學士程瑀有論語講解至弋不射宿言孔子不欲陰中人至周公謂魯公則曰可為流涕秦檜疑其譏已知饒州洪興祖嘗為序京西轉運副使魏安行鏤板至是命毀之十二月丙戌編管興祖于昭州安行于欽州瑀子孫亦論罪　知鄞縣程緯為其丞

王肇所告丁酉坐謾上無人臣禮除名貴州編管籍其貲　壬寅敕諸路編管人充廂軍　西遼主耶律伊喇殂子幼妹普蘇完權國事自號承天皇太后改元崇福謚伊喇曰某皇帝廟號仁宗

二十五年春正月通判常州沈長卿舊與李光啟譏和議又與仁和縣尉芮煜共賦牡丹詩有寧令漢社稷變作莽乾坤之句至是為鄰人所告送大理寺二月壬寅詔並除名長卿編管化州煜編管武岡軍是日宰執進

呈鄭仲熊默無一語罷朝秦檜頗咎之　三月己酉右司郎中張士襄使金還入對奏事欺罔帝怒秦檜與士襄里黨止以奉使不肅罷之　壬子金主以左丞相張浩平章政事張暉每見僧法寶必坐其下失大臣體各杖二十法寶妄自尊大杖二百　辛酉詔知靜江府呂愿中赴闕奏事先是靜江有驛名秦城愿中約賓僚共賦秦城王氣詩以侈其事秦檜喜奏愿中招降南丹有勞進其職至是乃召之　壬申地震　丙子百官以國

忌詣景靈宮施鉅擁蓋入櫺星門衆論大喧鉅始送其卒于有司亦不待罪臺諫共劾之鉅自是不安于位

夏四月丁丑朔金中都昏霧四塞日無光凡十有七日

乙酉參知政事施鉅罷　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太廟仁宗室柱生芝九莖右廸功郎沈中立為頌以獻前知泉州宗室令衿寓居衢州嘗台客翫月令衿因觀秦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通判州事汪召錫州學教授莫伋皆于坐間聞之召錫娶檜兄女遂

使伋告令衿評論日月無光謗訕朝政侍御史董德元從而劾之癸丑詔令衿汀州居住　金主以大房山雲峯寺為山陵建行宮其麓丙寅如大房山營度山陵　金主陰有南侵之意謀遷于汴遣完顏長寧為南京留守經畫之是日火宮室盡焚金主大怒杖殺長寧　壬申賜劉琦湖南田百頃　六月庚辰簽書樞密院事鄭仲熊罷辛巳以禮部侍郎湯思退簽書樞密院事　丙戌金主登寶昌門觀角抵百姓縱觀　乙未金命右丞相布薩思

恭大宗正丞呼圖嚕詣會寧奉還山陵及迎永壽宮皇太后　癸卯改岳州為純州岳陽軍為華容軍以左朝散郎姚岳言岳州乃岳飛駐軍之地又與其姓同故也岳嘗為飛幕屬至是自謂非飛之客且乞改州名士論鄙之　秋七月丙辰減四川絹估稅斛鹽酒等錢歲百六十餘萬緡蠲州縣積逋二百九十餘萬緡詔四川營田有占民産者常平司按驗給還　戊午以汪白錫提舉湖南常平公事秦檜賞其訐趙令衿且使圖張浚也

甲戌進封交阯郡王李天祚為南平王天祚遣使入貢故有是命　八月丁丑申嚴誣告加等法　秦檜仇趙鼎死而未已會汪名錫訐趙令衿謫居汀州檜乃諷侍御史徐嘉論鼎子汾與令衿飲别厚贐必有姦謀辛巳詔送大理獄鞫治　丙戌以吏部侍郎董德元參知政事　壬辰建執政府　乙未金增置教坊人數　九月丁巳秦檜上紹興寛恤詔令二百卷詔鏤板頒降　丁卯金主恭迎太祖太宗德宗梓宫及皇太后于沙流

河命左右約杖二束自隨跪太后前曰亮不孝久失温
清願太后痛笞之不然且不安太后掖起之曰今庶民
有克家子立百金之產尚且愛之不忍笞我有子如此
寧忍笞乎叱持杖者退冬十月丙子太后至中都金主
率百官郊迎入居壽康宮金主及後宮宰臣以下奉觴
上壽極歡而罷　戊寅金主權奉安太廟神主于延聖
寺致奠梓宫于東郊舉哀奉迎安置丕承殿命省部諸
司便服治事不奏死刑一月　庚辰復置鴻臚寺　乙

酉右正言張扶言右承議郎張祁緣其兄邵奉使遂叨一命乃私犯其嫂以致有娠于蓐中隂殺以滅口胡寅從而庇之且寅之為凶悖險詐專事脅持范宗尹趙鼎之徒畏之如鬼望付有司正其罪以快天下公論詔大理寺根治　辛卯秦檜言衰病交侵日就危惙伏望許臣同男熺致仕二孫塤堪改差在外宫觀上賜詔慰之檜知病不起欲除異已者時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張浚詩言於朝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

軏盡誅之趙汾既下大理獄拷掠無全膚檜令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謀大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檜所惡者皆與焉獄成而檜病不能書考異陳桱通鑑續編于八月言獄成而檜病不能書薛氏因之非也按前此檜病未篤九月上紹興寬恤詔令又使徐嘉張扶排擊善類使獄成于八月檜豈不能書宋史全文于檜乞致仕後言之深合事實今從之

壬辰秦熺言父檜以久病未安乞謝事納祿伏望許臣守本官致仕庶幾父子俱退追迹漢疏帝優詔不允時檜已病篤其家秘不以聞諜請熺代相晉安郡王窋啟之乙未帝如檜第問

疾檜無一語惟流涕而已熺奏請代居相位者為誰帝
曰此事卿不當預遂還宮命直學士院沈虛中草檜父
子致仕制熺猶遣其子塤與林一飛鄭枏夜見臺諫徐
嘉張扶諆奏請除已為相丙申詔檜加封建康郡王熺
進少師皆致仕塤堪並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是夜檜
卒遺表有云願陛下固隣國之懽盟謹國是之搖動檜
兩據相位凡十九年倡和誤國忘讐斁倫包藏禍心刦
制君父陰結内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微旨動靜必知

郡國事惟申省無至上前者性陰險深阻如崖穽不可
測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辯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
自怒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為檜
用以誣陷善類為功凡無罪可狀者則曰立黨沽名曰
訕謗曰指斥曰怨望甚則曰有無君心凡論人章疏皆
檜自草以授言官識之者曰老秦筆也晩年殘忍尤甚
屢興大獄察事之卒布滿京城稍議之者即捕治中以
深文專為羅織執政惟取備員甫入輒出惟深德王次

翁閱四年始出之立久任之法士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調者然附之則立與擢用初見財用不足密諭江浙監司暗增民稅十八其貪汚不法為民所訟者檜復力保之故贓吏恣橫百姓重困開門受賂富踰左藏外國珍寶死猶及門檜每事與帝爭勝曹筠言水漲詔逐之檜陞為從官周葵欲言梁汝嘉檜不待帝言即改除之由是王循友乞加檜九錫置益國官屬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呂愿中獻秦城王氣詩其勢漸不可制檜既死帝謂

楊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防檜逆謀矣

朱熹曰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紀綱復張諸將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葢十八九金人於是始露和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北庭獨以長樂梓宫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使和議翕然以定而不可破士大夫狃于積衰之俗見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仇忍辱為事理之當然嗚呼始則倡邪謀以誤國中則挾敵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

不正而末流之獘遺君後親無所不至此檜之罪所

以上通于天萬死不足贖也

丁酉秦檜姻黨户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曹泳停官新州

安置朱敦儒薛仲邕王彦傅杜思旦皆罷命有司具上

執政侍從官居外任及主宫觀與在謫籍者職位姓名

金大房山行宫成名曰磐寧　辛丑從侍御史徐嚞

右正言張扶為他官　十一月乙巳朔追封益國公秦

檜為申王謚忠獻賜神道碑額曰決策元功精忠全德

戊申奪趙汾二官　金山陵禮成時改葬太祖太宗于房山冊謚永寧皇太后曰慈憲皇后與德宗合葬焉

壬子以敷文閣直學士魏良臣參知政事　丁巳太常博士曹冠司農寺主簿林一鳴監文司院上界門林一鶚宗正寺丞鄭柟並罷以侍御史湯鵬舉右正言張修相繼論劾故也　癸亥祭天地于圜丘大赦　甲子幸秦檜第臨奠　乙丑復洪皓官釋張祁獄皓謫英九年量移袁州行至南雄卒而朝廷未之知也魏良臣等

言皓在貶所病甚乞復舊職宫觀任便居住帝曰皓頃在北方屢有章表入朝甚忠于國間以語言得罪事理曖昧可依所奏帝因語及大理寺多觀望廷尉天下之平如此朕何所賴趙令衿趙汾被罪事起莫仮汪召錫如近日張祁坐獄皆曹泳以私憾誣致其罪卿等可速治之祁由是得釋皓卒後一日檜亦死帝聞而嗟惜復徽猷閣學士謚忠宣皓少有奇節始第進士王黼朱勔皆欲婚之力辭不就久稽北庭金人甚敬之所著詩文

爭鈔誦求録梓既歸金使至必問皓為何官居何地竟
為秦檜所忌死于貶所天下寃之　丁卯金奉安祖宗
神主于太廟戊辰羣臣稱賀　庚午詔監司郡守事無
巨細皆須奏聞裁決毋得止上尚書省臣僚薦舉人才
必三人以上會疏又詔近歲以來士風澆薄持告訐為
進取之計致莫敢耳語族談深害風教可戒飭在位及
内外之臣咸悉此意有不悛者令御史臺彈奏當重寘
于法　封皇叔和州防禦使士㒟為嗣濮王福建路提

刑令諉為安定郡王自令應仲偪卒後秦檜不與襲封凡十餘年至是始復　辛未三省樞密院言頃者輕儇之子輒發人箱篋私書訟于朝廷遂興大獄因得美官自是相習成風雖朋舊骨肉亦相傾陷收簡牘于往來之間錄戲語于醉飽之後其間固有暧昧而傅致其罪者薄惡之風莫此為甚臣等願令刑部具前後告訐姓名議加黜罰從之　知建康府王會及列郡守臣王晌王鑄鄭僑年鄭震方滋俱以謟附貪冒罷　以趙達為

著作佐郎初秦檜欲收逵置門下自東川僉幕召至一見而喜之問知其家尚留蜀曰何不俱來逵對以貧未能致檜顧吏囁嚅語有頃奉黄金百星以出曰以是助舟楫費逵力辭之吏從以出同舍郎或勸毋拂檜意逵正色曰士有一介不取予獨何人君謂氷山足恃乎勸者縮頸反走語浸聞檜大怒曰我殺趙逵如獮狐兎耳諷曹泳羅致其隷輩而先張本于帝曰近三館士不檢頗多與宫邸通釀禍不淺臣將廉之會檜死得免帝微

聞其事至是召逵入對謂之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

十二月甲戌朔詔曰臺諫風憲之地比用非其人黨於大臣濟其喜怒殊非耳目之寄朕今親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繼此者宜盡心乃職毋合黨締交敗亂成法當謹茲戒毋自貽咎　詔聽張浚折彥質万俟卨段拂各自便量移李光郴州安置　乙亥復以万俟卨為資政殿學士兼侍讀　戊寅鄭億年責南安軍安置　壬

午詔前後告訐者張常先汪台錫莫伋范洵陸升之王
淯王肇雍端行鄭煒等九人除名廣南諸州編管　甲
申台並忠厚奉朝請命胡寅張九成等二十八人並令
自便仍復其官　乙酉參知政事董德元罷　丙戌以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劉錡知潭州　甲午以敷文閣
待制沈該參知政事　乙未以王會恃權貪横停官循
州編管　丙申復以蕭振為四川制置使　復張浚折
彥質趙汾葉三省王趯劉岑等官移胡銓衡州　丁酉

禁川廣貢真珠文犀　初金主降廢帝為東昏王葬皇后裴滿氏墓中是歳遷于大房山蓼香甸諸王同兆域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十七